

doi: 10.3969/j.issn.1672-4933.2024.04.009

基于语料库的聋生汉语“把”字句偏误分析

A Corpus-based Errors Study on the "ba" Sentence by Deaf Students

王玉玲^{1,2} 杨春燕³ 李若南³

WANG Yu-ling, YANG Chun-yan, LI Ruo-nan

【摘要】目的 基于语料库对聋生“把”字句汉语语法偏误表现与原因进行客观分析。**方法** 对北京市67名义务教育阶段聋生“把”字句语料进行搜集、标注与统计,得出偏误类型与各语言类型聋生的偏误分布,讨论其产生原因。**结果** 偏误类型为内部偏误(190句/65.75%)>该用未用(77句/26.64%)>不该用而用(22句/7.61%)。各语言类型聋生“把”字句正确率从高到低依次为手口均优>口语优势>手口一般>手语优势>手口均差。**结论** 聋生“把”字句语法偏误受综合因素影响,听力障碍是产生偏误的根本原因,对“把”字句使用条件和使用规则认识不足是产生偏误的直接原因,对手语与汉语的差异认识不足是产生偏误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 聋生;“把”字句;偏误分析;语料库

【中图分类号】 G7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933(2024)04-0369-06

【Abstract】 Objective Based on corpus, this paper makes an objective analysis of errors and reasons in the Ba sentence of deaf students in the compulsory education stage. **Methods** We collected, annotated and counted the Ba sentence corpus of 67 deaf students in the compulsory education stage in Beijing, identified the types of errors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errors among deaf students of various language types, discussed the reasons for their occurrence. **Results** The types of errors are: internal errors (190 sentences/65.75%)>should be used but not used (77 sentences/26.64%)>should not be used but used (22 sentences/7.61%). The accuracy of the Ba sentence for deaf students of various language types, from high to low, is as follows: sign language is as good as oral>oral proficiency>sign language and oral are both average>sign language proficiency>not good at sign language and oral. **Conclusion** The grammatical errors of the Ba sentence in hearing-impaired students are influenced by various factors: hearing impairment as the fundamental cause of errors. The insufficient understanding of the usage conditions and rules of the "ba" sentence is the direct reason for the errors, insufficient understanding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sign language and Chinese is an important reason for errors.

【Key words】 Deaf students; The Ba sentences; Error analysis; Corpus

汉语能力是影响我国聋生融入主流社会的关键因素,其中汉语语法起重要作用^[1]。“把”字句是指由介词“把”及其宾语构成的介词短语做状语的动词谓语句,是汉语特有的一种句式,也是外国学生和少数民族学生及聋生汉语学习的重难点。

曹锦晖^[2]基于聋生作业分析,将“把”字句分为不需用而用、句子成分偏误、助词及否定词偏误、当用不用4类。原因归为语义逻辑关系理解混乱、手语干扰、回避策略。建议改进教材、提高教师认识和教学主动性。吕会华等^[3]基于语料库研究发现,聋人大学生“把”字句偏误包括遗漏(36%)、冗余(16.6%)、误代(42.7%)、错序(4.6%)4类,

未做原因分析与教学建议。上述研究为聋生“把”字句研究奠定了基础,但偏误分类与原因较宽泛,未做聋生差异分析。本文依据王玉玲团队自建的语料库,对北京市义务教育阶段3~9年级聋生“把”字句偏误的类型、不同类型学生的差异、产生原因进行分析,提出有针对性的教学建议。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取北京市义务教育阶段3~9年级聋校学生,除去汉语为第一语言和合并智力障碍学生,共67人,男生38

基金项目:全国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19年度教育部重点课题《基于语料库的聋生汉语语法偏误分析及教学研究》(DHA190384)

作者单位:1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北京 100875

2 北京市西城区教育学院 北京 100053

3 北京启喑实验学校 北京 100035

作者简介:王玉玲 博士在读 高级教师;研究方向:聋教育与融合教育

通讯作者:王玉玲, E-mail: 512717385@qq.com

人,女生29人。

1.2 研究工具

研究工具为王玉玲团队自建义务教育阶段聋生汉语中介语语料库。收录语料为2019~2020学年聋生自发产生的所有语料,包括日记、作文语料共1319篇、12388句、264826字。

1.3 研究方法

采用偏误分析法进行语料搜集、标注、统计与分析。为确保语料的真实性,所有语料由语文教师和班主任辨别真实性、区分偏误与失误,去掉与“把”字句语法无关的偏误(如“埋葬”写成“埋土”、状语偏误以及部分定语偏误)。

2 结果

2.1 聋生“把”字句偏误类型

在所有语料中,共得到“把”字句496句,其中正确句207句,占41.73%;偏误句289句,占58.27%。偏误类型按照数量从高到低依次为内部偏误(190句/65.75%)>该用未用(77句/26.64%)>不该用而用(22句/7.61%)。

2.1.1 该用未用 共77句,偏误类型按照数量从高到低依次为“把”字残缺(51/66.23%)>“把”字词语误用(17/22.08%)>句式误用(9/11.69%)。“把”字残缺共51句,包括缺“把”字和缺“把”字及其宾语2种情况。“把”字词语误用共17句,包括“把”字误用为介词、动词、连词3种情况。

句式误用共9句,包括“把”字句误用为被字句、动词谓语句、连动句、兼语句、双宾语句,以及句式杂糅6种情况,见表1。

2.1.2 不该用而用 共22句,偏误类型按照数量从高到低依次为“把”字误用(15/68.18%)>句式误用(5/22.73%)>“把”字多余(2/9.09%)。“把”字词语误用包括介词、动词误用为“把”字2种情况。句式误用包括连动句、兼语句、动词谓语句误用3种情况。“把”字多余只有单纯多“把”字1种情况,见表2。

2.1.3 内部偏误 指应该或可以使用“把”字句时使用“把”字句,但存在语法偏误的中介语现象。内部偏误类型按照数量从高到低依次为词语偏误(108/56.82%)>句子成分偏误(103/54.21%)>语序偏误(25/13.16%)。

句子成分偏误按残缺与多余分类,句子成分残缺(90/43.37%)比例高于句子成分多余(13/6.84%)。按句子成分分类,数量由高到低依次是宾语偏误(32/16.84%)、主语偏误(28/14.74%)、述语偏误(25/13.16%)、补语偏误(18/9.47%)。其中,补语偏误只有补语残缺没有补语多余,宾语偏误还包括宾语修饰语残缺(仅指缺少必要的宾语修饰语造语义不明情况)。主语残缺是指应有主语但没使用,造语义不明情况,不包括承前省略主语情况。

语序偏误类型由高到低依次为句子成分顺序(16/8.42%)>词语顺序偏误(9/4.74%)。句子成分顺序偏误包

表1 “把”字句该用未用的类型及其分布表

一级偏误	二级偏误	三级偏误	例句	n(%)
该用未用	“把”字残缺 51/66.23%	缺“把”字	(1)爸爸说:“【】被子带回家吧。”	24(31.17)
		缺“把”字及其宾语	(2)人们【】扔在地上,随便吐痰。	27(35.07)
	“把”字词语误用 17/22.08%	误用为介词	(3)我用两只手合说:“阿佛阿佛!”	8(10.39)
		误用为动词	(4)我和弟弟去帮姥姥扶过来。	8(10.39)
		误用为连词	(5)小白蛇和海力布带去龙宫了。	1(1.30)
	句式误用 9/11.69%	误用为被字句	(6)小雨被我和爷爷的衣服湿了。	3(3.90)
		误用为动词谓语句	(7)于是特意的拍下来了他们。	2(2.60)
		误用为连动句	(8)我们准备抬两盒大箱子送到车上。	1(1.30)
		误用为兼语句	(9)脚让球【】进去中间。	1(1.30)
		误用为双宾语句	(10)她给周X乒乓球。	1(1.30)
	合计	句式杂糅	(11)仇老师抱着可怜的小狗带回家了。	1(1.30)
				77(100.00)

表2 聋生“把”字句不该用而用的类型及其分布表

一级偏误	二级偏误	三级偏误	例句	n(%)
不该用而用	“把”字多余 2/9.09%	单纯多“把”	(12)快把拿水杯去给花浇水。	2(9.09)
	“把”字误用 15/68.18%	介词误用为“把”字	(13)铁蛋连忙把自己的手赶紧捂住表哥的嘴。(应为“用”)	14(63.64)
		动词误用为“把”字	(14)我把这本书问姐:“我想要这本书。”(应为“拿”)	1(4.55)
	句式误用 5/22.73%	连动句误用为“把”字句	(15)大姨开始发火,把棒子打死我。	3(13.64)
		动词谓语句误用为“把”字句	(16)(政府)把命令告诉游戏创造者让游戏增加时间限制。	1(4.54)
		兼语句误用	(17)且把日记写得要有毅力。	1(4.54)
	合计			22(100.00)

括宾语顺序、状语顺序、定语顺序偏误。

词语偏误类型按照数量由高到低依次为助词偏误(51/26.84%)>动词偏误(21/11.05%)>方位名词偏误(20/10.53%)>介词偏误(11/5.79%)>其他(5/2.63%)。其他包括词性误用和词语搭配不当2种情况,见表3。

2.2 不同语言类型聋生“把”字句分布

采用三角验证法将聋生汉语口语和手语能力水平分为5种语言类型。不同语言类型聋生“把”字句使用频率从高到低依次为手口均差>手口均优>口语优势>手语优

势>手口一般;正确率从高到低依次为手口均优>口语优势>手口一般>手语优势>手口均差。表4可见,口语越好,“把”字句掌握越好。在此基础上,手语越好,“把”字句掌握越好。

不同语言类型聋生的“把”字句各偏误类型比例有所不同。口语较好的聋生(手口均优和口语优势)偏误率最高的是词语偏误;口语不好的(手口一般、手口均差、手语优势)聋生偏误率最高的是句子成分偏误。语序偏误从高到低依次为手口均优>手语优势>手口一般>手口均差>口

表3 “把”字句内部偏误类型及其分布表

一级偏误	二级偏误	三级偏误	四级偏误	例句	n(%)
内部偏误	句子成分偏误 103/54.21%	宾语偏误 32/16.84%	宾语残缺	(18)仇老师把杯子【】喝了。(缺“里的水”)	14(7.37)
			宾语修饰语残缺	(19)绝不能把它带到房山区里传染【】。(缺“别人”)	
				(20)中国把【】物品转给任何国家用。(缺“防疫”)	9(4.74)
				(21)共有5本书,决定把【】5本书读完。(缺“这”)	
				(22)你把拖地擦地板一遍。(“地板”多余)	9(4.74)
		主语偏误 28/14.74%	主语残缺	(23)今天上体育课的时候,【】把腿摔伤了。(缺“他”)	26(13.68)
			主语多余	(24)我换衣服好了,我把密码锁好了。(“我”多余)	2(1.05)
			述语残缺	(25)狐狸正准备把小猪【】进烤炉。(缺“放”)	23(12.11)
		述语多余	述语多余	(26)我把脑子变震傻。(“变”多余)	2(1.05)
		补语偏误 18/9.47%	缺“到”“进”“成”等	(27)我看见马X把纸刮【】地上。(缺“到”)	8(4.21)
	语序偏误 25/13.16%	补语成分	缺补语成分	(28)妈妈把棉签沾【】消毒液。(缺“上”)	10(5.26)
			宾语顺序	(29)一会儿把老师公布结果。	7(3.68)
		句子成分顺序 16/8.42%	状语顺序	(30)我把这个饺子要给我奶奶去。	5(2.63)
			定语顺序	(31)是不是把我们游泳快累死我。	4(2.11)
			定语顺序	(32)然后再把油一点放进锅里。	
		词语顺序 9/4.74%	词语顺序	(33)我把眼镜带了回家。	9(4.74)
		助词偏误 51/26.84%	缺助词	(34)我想把多【】一份给我妈妈。(缺“的”)	39(20.53)
			多助词	(35)能不能把购物车给我下吗?(多“吗”)	10(5.26)
			助词误用	(36)他把我打的屁滚尿流。(应为“得”)	2(1.05)
			缺方位名词	(37)把狗丢在路旁的田地【】。(缺“里”)	10(5.26)
			多方位名词	(38)我把自己的衣服挂在腰【】上。(多“间”)	9(4.74)
词语偏误 108/56.82%		方位名词偏误 20/10.53%	方位名词误用	(39)把西红柿放上锅上炒一下。(应为“进”)	15(7.90)
			趋向动词误用	(40)把西红柿收下来。(应为“起来”)	15(7.90)
		动词偏误 21/11.05%	及物动词误用	(41)两个医生把姥爷躺在床。(应为“放”)	6(3.16)
			缺介词	(42)把叶子放【】卡车后面。(缺“在”)	8(4.21)
		介词偏误 11/5.79%	介词误用	(43)弟弟把球扔到奶奶。(应为“给”)	3(1.58)
		其他 5/2.63%	词性误用	(44)我把所有干活都担着。(应为“活儿”)	3(1.58)
			搭配不当	(45)我要把英语学习打好。	2(1.05)

注:1个句子可能包含多处偏误,内部偏误共236处,190句。此处比例=各类偏误/总句数 $190 \times 100\%$,故比例总和大于100%

表4 不同语言类型聋生“把”字句偏误类型分布表

语言类型	正确句	偏误句	正确率(%)	内部偏误	不该用而用	使用频次	使用频率(%)
手口均优(字数24501)	38	38	50.00	30	1	69	0.282
口语优势(字数82125)	70	87	44.59	56	2	128	0.156
手语优势(字数118808)	64	108	37.21	65	1	130	0.109
手口均差(字数16514)	20	38	34.48	30	1	51	0.309
手口一般(21222)	13	18	41.94	9	1	23	0.108
未知	2						
合计	207	289					

注:使用频次=正确句+内部偏误+不该用而用;使用频率=各学段使用频次/各学段字数。

语优势。手语越好,语序偏误的比例相对越高,见表5。

3 讨论

3.1 听力障碍是产生汉语语法偏误的根本原因

聋生最先习得的第一语言是手语,而汉语即使更早学习也是较晚习得的第二语言^[4],即聋生汉语学习在一定程度上类似外国学生学习汉语,具有第二语言习得者的共性因素。虽然本研究聋生学习汉语的时间比外国学生学习汉语的时间长,但聋生“把”字句的偏误率(59.53%)远高于外国学生学习汉语(12.52%)^[5]。其原因在于聋生虽然生活在汉语学习环境中,但由于存在听力障碍,不能像汉语母语者和外国学生一样自然习得或学习汉语。

本研究对不同语言类型聋生“把”字句偏误研究发现,口语较好的聋生词语偏误最多,口语不好的聋生句子成分偏误最多。原因在于口语好且听力好的学生汉语习得环境相对较好,对句子成分和语序的整体把握相对较好,问题主要集中在词语使用上。口语不好的聋生由于听力障碍、汉语言习得环境不良,句子成分问题最为突出。

3.2 对“把”字句使用条件认识不足是产生句式误用的直接原因

有学者认为回避策略是聋生“把”字句偏误产生的重要原因^[2],也有学者认为外国学生更少使用“把”字句并非有意回避,而是一种无意识的缺失^[5],本研究结论与后者一致。相比汉语母语者和外国学生,聋生不仅没有回避使用“把”字句,反而倾向更多使用。聋生“把”字句总使用频次419,总使用频率0.16%。汉语母语者使用频率0.075%~0.077%,外国学生使用频率0.092%^[5],聋生“把”字句使用频率是汉语母语者的2.06~2.10倍,是外国学生的1.72倍。

聋生在总体更多使用“把”字句的情况下,该用未用

(26.64%)的比例高于不该用而用(7.61%)。外国学生则相反,该用未用(5.79%)的比例低于不该用而用(34.92%)^[5]。访谈“把”字句误用的聋生,他们认为自己所写的句子没有问题,或认为有问题但无法正确修改,对是否可以使用“把”字句表示怀疑。说明聋生并非有意回避使用“把”字句,而是不知道何时使用。有些情况下,“把”字句可以使用其他句式表达,此类偏误语料聋生不认为在表达侧重上有区别。可见聋生对“把”字句使用条件认识不足,对“把”字句的特征及与其他句式的区别认识不足。

3.3 对“把”字句使用规则掌握不足是产生内部偏误的直接原因

外国学生“把”字句偏误产生的直接原因是学习者没有充分掌握“把”字句的使用规则,即目的语知识不足^[6]。聋生语法偏误最多的类型是内部偏误,即使用了“把”字句,但不能正确使用。从本研究看,易被聋生忽略的“把”字句句法特点包括“把”字及其宾语在谓语前、谓语和宾语关系的复杂性、宾语有定性、谓语复杂性等。

“把”字及宾语应在谓语前,而43.75%的句子顺序偏误是“把”字及宾语在谓语动词后,如“(29)一会儿把老师公布结果”。可能由于聋生最早学习的是主-动-宾句式,忽略了“把”字句宾语提前的特征。“把”字句谓语与宾语的关系较为复杂,其语义成分配置是由进入谓语核心的动词具有不同价决定^[7]。聋生偏误句“(41)两个医生把姥爷躺在床”应该选用二价动词(如“放”“抬”等),但误用一价动词(“躺”),此类及物动词误用的偏误共6句,占动词偏误的28.57%。

“把”字句宾语的“有定说”是指“把”字句中的宾语必须是听话人可理解的、确定的事物,这是因为谓语是针对“把”字宾语^[8],如果宾语不确定,就达不到交流的目的。28.12%宾语偏误缺少必要的定语,如“(20)中国把【】物品

表5 “把”内部偏误类型及其分布表[n(%)]

一级偏误类型	二级偏误类型	手口均优 (字数24501)	口语优势 (字数82125)	手语优势 (字数118808)	手口一般 (字数21222)	手口均差 (字数16514)
句子成分偏误	主语偏误	5(15.63)	5(7.14)	10(11.91)	0(0.00)	8(20.00)
	宾语偏误	2(6.25)	12(17.14)	12(14.29)	1(8.33)	5(12.50)
	述语偏误	1(3.13)	8(11.43)	10(11.91)	4(33.33)	2(5.00)
	补语偏误	0(0.00)	7(10.00)	6(7.14)	1(8.33)	4(10.00)
	小计	8(25.00)	32(45.71)	38(45.24)	6(50.00)	19(47.50)
语序偏误	语序偏误小计	6(18.75)	5(7.14)	12(14.29)	1(8.33)	3(7.50)
	助词偏误	14(43.75)	11(15.71)	16(19.05)	1(8.33)	9(22.50)
	方位名词偏	1(3.13)	11(15.71)	4(4.76)	1(8.33)	3(7.50)
	动词偏误	2(6.25)	7(10.00)	7(8.33)	2(16.67)	3(7.50)
词语偏误	介词偏误	1(3.13)	3(4.29)	5(5.95)	0(0.00)	2(5.00)
	其他	0(0.00)	1(1.43)	2(2.38)	1(8.33)	1(2.50)
	小计	18(56.25)	33(47.14)	34(40.48)	5(41.67)	18(45.00)
合计	243	32	70	84	12	40

注:比例为各语言类型聋生“把”字偏误数/各语言类型聋生“把”字句偏误总数×100%

转给任何国家用”,还有的缺少必要的指示代词。体现了聋生并不了解“把”字句宾语有定性这一特点。“把”字句谓语复杂性是指“把”字句谓语动词后常紧接其他成分^[9],这是因为“把”字句表示通过动作使“把”的宾语发生变化,所以“把”字句的谓语不能是简单动词^[8]。“(28)妈妈把棉签沾【】消毒液”这类补语残缺的偏误共18句,占句子成分偏误的17.48%,且涵盖多种补语(结果补语、趋向补语、动量补语、带介词补语)。可见,聋生对“把”字句谓语复杂性认识不足具有普遍性。

此外,“把”字句语义关系复杂、下位句型较多,聋生对其使用规则掌握不均衡。“把”字句的语义关系最有影响力的是“处置说”和“致使说”。496句语料中,处置类语料493句,致使类语料仅有3句,且均为偏误句。“把”字句下位句型较多,高达32种^[10]。本语料库共产出19种句型,使用频次(最高102次,最低1次)和正确率(最高61.76%,最低0%)差距极大。

3.4 对手语与汉语的差异认识不足是导致“把”字句偏误的重要原因

聋生书面语的学习和使用受手语经验制约^[11]。义务教育阶段聋生,尤其是小学中低年级,同时学习汉语和手语,对两种语言都不熟悉,更易受手语影响。

手语和汉语词汇并非一一对应可能产生偏误。汉语中方位名词、助词、介词等在手语中不存在^[12],这几类词语偏误比例较高,且手口均优和手语优势两类手语最好的聋生词语偏误中助词偏误最高。汉语中1个词语在手语中可能具体为多种表达,如汉语中的“水”,在手中表达为“杯子(里的水)、雨水、海水”等,聋生可能受手语影响写出“(11)仇老师把杯子【】喝了”这种缺少宾语中心语的句子。中国手语中有名动同形现象^[14],使聋生可能会写出“(44)我把所有干活都担着”这类词性误用的句子。手语之间的形似可能导致词语混用。聋生该用未用中“把”误用为“拿”最多(5句/55.55%),不该用而用中“把”替代“用”最多(11句/73.33%)。

手语和汉语语法差异可能产生偏误。汉语是一种听觉语言,手语是一种视觉语言。“把”字句复杂谓语形态的句子在手语中多用类标记结构表达。类标记结构由类标记与位置、方向、运动及表情、体态等非手控成分结合构成^[13]。如汉语:“男孩把女孩撞到了”。手语:女孩+男孩+(男孩类标记)撞(女孩类标记)+摔倒(女孩类标记)。

如受手语影响,容易导致以下语法偏误:①“把”字残缺。自然手语不打“把”这个手势,可能产生更多的“把”字残缺。聋生该用未用中“把”残缺偏误占比最高(51/66.23%)。②句子成分残缺。手语的动词可与主语、宾语及除动词外的所有成分结合^[14],如一个动作“撞”把主语、

宾语结合在一起,表达了“男孩撞女孩”的含义。汉语中的诸多句子成分在手语中可能是由一个手势动作完成,受手语影响,易产生较多句子成分残缺的偏误。聋生“把”字句成分残缺(90/47.37%)的比例大于句子成分多余(13/6.84%)。手语还可通过表情、位置、方向、姿势等表达语法意义,在转写汉语时易被忽略。自然手语中的主语常通过眼神注视和身体转动表达^[12],主语残缺在所有句子成分残缺中的比例最高(13.68%),尤其缺少“我”最多,占有主语残缺的65.38%。③语序偏误。通过对不同语言类型聋生研究发现,手语越好语序偏误的比例越高,可能受手语与汉语语序差异影响。一方面,手语语序灵活,与汉语不同。如手语中有时为强调中心语的特性,会将定语放到中心语后面^[15]。另一方面,手语有同时性的句法结构^[16]，“男孩把女孩撞到了”这句汉语有6个词出现,而在手语中是一个动作同时完成,易导致较多的语序问题。

4 建议

4.1 提供个性化的汉语学习环境与支持

聋生听力障碍与补偿情况、口语听说、手语运用能力各不相同。根据聋生的个体差异,营造汉语学习环境、提供专业支持,能够最大限度降低听力障碍带来的负面影响。口语较好的聋生(手口均优、口语优势)可鼓励其在日常生活环境中学习“把”字句,多读多写、积累词语,提升语言能力。口语不够好的聋生(手口一般、手语优势、手口均差)需要系统细致的教学。

4.2 针对句式特点与聋生习得难点开展系统教学

目前,我国聋校课程、教材、教法与汉语母语学生类似,没有像第二语言,如国际中文专业的汉语语法课程。本研究显示,聋生需要专业的汉语教学支持。“把”字句的下位句型较多,应从使用频率高、学习难度小、需求大的开始,循序渐进地开展教学。

4.3 针对手语和汉语的差异开展教学

当学习者逐渐认识到母语与汉语间的差异后,母语的负影响会逐渐减弱^[17]。手语汉语互译课程能使聋生具备区分两种不同语言的能力,帮助其写出符合汉语语法规则的句子,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聋校汉语教学的难题^[18]。要让聋生认识到手语类标记结构、非手控是手语语法特殊的存在,在转写汉语时不可忽视;明白汉语和手语词汇、语序并非一一对应。

(致谢:感谢学术顾问张宝林教授在语料库建设、语法标注和论文撰写等方面给予的专业指导。)

参考文献

- [1] 王玉玲,张宝林,陈甜天,等.高中听障学生汉语语法偏误分析——基于语料库的研究[J].中国听力语言康复科学杂志,2018,16(5):218-222.
- [2] 曹锦晖.聋生"把"字句习得偏误分析[J].南京特教学院学报,2009,(6):56-69.
- [3] 吕会华,李晗静,房艳红.聋人汉语书面语研究[M].北京:华夏出版社,2023.121-126.
- [4] 龚群虎.聋教育中手语和汉语问题的语言学分析[J].中国特殊教育,2009,105(3):63-64.
- [5] 张宝林.回避与泛化——基于HSK动态作文语料库的"把"字句习得考察[J].世界汉语教学,2010,24(2):263-278.
- [6] 张宝林.基于语料库的外国人汉语句式习得研究[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4.22.
- [7] 范晓.汉语的句子类型[M].太原:书海出版社,1998.150-151.
- [8] 刘月华,潘文娒,故鞅.实用现代汉语语法(第三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726-732.
- [9] 崔希亮."把"字句的若干句法语义问题[J].世界汉语教学,1995,33(3):20-20.
- [10] 赵淑,刘社会,胡翔.单句句型统计与分析[J].语言教学与研究,1997,(6):69-73.
- [11] Saito K. Experience Effects on the Development of Late Second Language Learners' Oral proficiency[J].Language Learning,2015,65(3):563-595.
- [12] 刘卿.聋人手语会话"省略"特征及对聋人汉语教学的启示[J].现代特殊教育(高等教育研究),2023,(4):50-28.
- [13]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国家通用手语词典[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9.1150.
- [14] 倪兰.中国手语动词研究[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5.158-162,25.
- [15] 林水英.浅论手语对聋生学习汉语的影响[J].现代特殊教育,2007,(1):21-22.
- [16] 陈小红.论上海手语同时性方位结构中类标记的方向[J].怀化学院学报,2012,31(9):27-27.
- [17] 王建勤.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者习得过程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社,2012.44.
- [18] 郑璇,袁小勤.聋校开设"手语汉语互译"课程的研究与实践[J].中国特殊教育,2012,143(5):32-33.

收稿日期 2024-05-01

责任编辑 薛 静

(上接368页)

其是与免疫系统状态相关的健康问题。这一步骤对确定患者是否适合进行手术及手术时是否需要采取特殊措施至关重要^[15]。

参考文献

- [1] Gupta A, Madhavan MV, Sehgal K, et al. Extrapulmonary manifestations of COVID-19[J].Nature Medicine, 2020, 26(7): 1017-1032.
- [2] Frazier KM, Hooper JE, Mostafa HH, et al. Impact of COVID-19 on Cochlear Implant Surgical Practices: A Multi-Center Study[J].Otolaryngology-Head and Neck Surgery, 2021, 165(2): 345-351.
- [3] Smith LR, Simonds EJ. Long-term Immunological Effects of COVID-19 Infection on Cochlear Implant Outcomes[J]. Journal of Clinical Immunology, 2022,42(1):103-110.
- [4] Mustafa MW.Impact of COVID-19 on cochlear implantation surgery: A global perspectiv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udiology, 2021, 60(6), 451-458.
- [5] Cohen NL, Hoffman RA, Stroschein M. Medical or Surgical Complications Related to the Nucleus Multichannel Cochlear Implant [J]. Annals of Otolaryngology Rhinology & Laryngology Supplement, 1988, 135,8-13.
- [6] Gaweckiw KM, Boruckil. Skin flap complications after cochlear implantations[J].Eur Arch Otorhinolaryngol, 2016, 273(12): 4175-4183.
- [7] 鲁兆毅,潘滔.人工耳蜗植入的远期并发症分析[J].中华耳科学杂志, 2018,16(3):389-393.
- [8] Delorey TM, Ziegler CGK, Heimberg G, et al. COVID-19 tissue atlases reveal SARS-CoV-2 pathology and cellular targets[J]. Nature, 2021,595(7865):107-113.
- [9] Mihaela I, Anca PS, Manfredi R, et al. The Role of Endothelium in COVID-19[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olecular Sciences, 2021, 22(21):11920.
- [10] Davis HE, Lisa M, Julia M, et al. Long COVID: major findings, mechanisms and recommendations[J]. Nature Reviews Microbiology, 2023,21(6):408-408.
- [11] Zhang Y, Xu J, Li H, et al.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Role of Inflammatory Cytokines in Acute and Chronic Auditory Dysfunction Resulting from COVID-19[J]. Ear, Nose & Throat Journal, 2021,100(suppl2):155S-160S.
- [12] Joanna JF, Beata L, Ireneusz S, et al. Probiotics in the times of COVID-19[J].Acta biochimica Polonica,2021,68(3):393-398.
- [13] Sydney RS, Sabrina CR, Alison G, et al. SARS-CoV-2 infection and persistence in the human body and brain at autopsy[J]. Nature, 2022, 12(7941):758-763.
- [14] Patel M, Agarwal R, Kan A. COVID-19 and Its Impact on Cochlear Implantatio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Pre- and Post-COVID-19 Surgical Outcomes[J]. American Journal of Otolaryngology, 2022, 43(3):103027.
- [15] Chari DA, Parikh A, Kozin ED, et al. Impact of COVID-19 on cochlear implant activation and programming[J]. Otolaryngology-Head and Neck Surgery, 2021,164(5):987-994.

收稿日期 2024-03-23

责任编辑 蒋 春